

小兒
愛想
假想
子位
假想
程序

壽
友
平
伯
川
衣
佩
住
島
岸

林玉堂
周作人
林玉堂
本期增刊四十餘頁零售大洋一角長期訂閱
者不加價總經售處北京東城北新書局

第七期
●通信處：北大第一院...
●零售：每份本報...
●訂閱：每份本報...

京報副刊

第三三四號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仇俄與反共產者的面面觀

劉佩元

其一 駁張慰慈氏(下)

以上我記第一點——張氏不明蘇俄革命後幾年間的事實——說完了。以下再談第二點——他不明蘇俄新經濟政策(國家資本主義)的根本理由。

蘇俄的產業程度，比資本主義的美英諸國差得很遠，這是誰也知道的。但在共產主義的原則上，私產既不能承認，而又要謀產業的發展以謀分配裕如，然則如之何而後可呢？這正是「未開的共產主義」的最大苦痛處，——誠如羅素之所指摘。不待說，大工業國有，交通機關有，國際貿易國營等，都收了很大的效果沒有失敗。但農業方面怎樣呢？「共產村莊」，「農產的模範農場」都不易發展以歡迎，尤其是地主階級及富農所組織的「農學產案組合」不易撲滅。——到底沒有法子。又不待說，政府有的是兵力，強制徵收與壓迫都可辦；但是「Litho」有句名詞：「革命中易辦的

進行，和別的時候一樣」，長期的強制徵收與壓迫，然則不是愚行麼？——縱如列寧自己的辯護，這不是愚行，是一為根絕舊制度起見二為戰時起見，出於不得已；但長期地這樣繼續下去，果是根本辦法麼？——這兩個事實問題，確是波爾政府所最痛痛的點，為新經濟政策實行上兩個有力的理由。

但除此以外，還有一個大理由，就是關於「資本主義」四字的經濟學上的解釋。在共產主義的主義上講起來，資本主義是惡物，當勸滅，自不待說。但這是解資本主義為「果實」的收穫」(Fruitfulness)的意味而言的；除此以外，資本主義還有一個作「運管方法」(Means Operandi)的解釋的一面，這一面在共產主義——尤其未開國，產業尚未發達而進行共產主義——果亦當排斥勸滅麼？馬克斯說過：資本主義是「經營行棧」(Verkehrswertungsprozess)——這正是指這第二面說的。共產主義所攻擊的，是資本主義的第一面，因為在第一面時該果實則收穫着，完全是共產階級及資本家，而政治又為之保護，務使其多採取，以致被榨取者永遠沉淪；所以對於那

第一面的反對，政治的意味居多，換句話，政治的資本主義，是死也不願不撲滅的。但這第二面的資本主義怎樣呢？這完全是經濟上的一行棧，只有助價值增進的作用，毫無化成政治的榨取的危險；換句話，政治權既絕對地操在無產階級之手，監督，限制，在在可能，縱採用也決無化成資本主義——如英美日等的毛病。然則何所懼而不採用之呢？——根據這個學理，於是列寧等就大放寬心，謀未開化進於開化起見，外資也輸入起來，內國商業私營及土地私有等也許可起來，二二年三月以後遂大行所謂「國家資本主義」。

——這三理由決不是我杜撰，我現在略譯一二篇列寧的重要文字——關於實行這新經濟政策的，以完全屬。且用作對張氏及那些高爾基政府善於變節的人進一解，尤當不閉「國家資本主義」為何的人其些材料。

一九二一年年會四週年紀念時，列寧作過仇俄與反共產者的面面觀(一)(下) 劉佩元
求其理(二)(譯GORDON) 李繼寬
可憐兒(四) 王衡
旅日日記(二六) 羅文煥
學風之負責者 張友仁

「現在任及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後的黃金動盪」(Lehrn, Ueber die Goldenen Zeit and nach dem vollen Sieg des Sozialismus) 的文章。那裏說：(茲譯且略釋)：

「我們大革命的紀念日的最好方法，就是移轉我們的注意力到這革命所未能解決的問題，去。我們刻下最必要的，是關於經濟的建設的根本問題，當取改良時，漸進的，迂迴方法，的一點。我們在革命四年時，復興了大工業，且已使之社會化。爲這，我們用強制徵收的手段，向農民取來了許多原料品。但一九二一年的春間以來，我們完全換了一個方法：就是把舊社會的經濟秩序，商業，小農經濟，小企業，資本主義等，不再加攪滅，且使之復活，而慎重地謀求振於我們之手，不則亦使之處於國家管理之下。這方法不待說不革命的方法；革命的方法，是必把舊社會組織連根絕滅才對的。但人們說我們前幾年間的革命錯了麼？敢說「革命」不適用，「改良」就夠了麼？如有說這種話的人，當是最不明政治之爲何物的人！革命是對的，革命用「戰時共產主義」，做或是對的，革命用「戰時共產主義」，做或(一)脫逃世界二大帝國主義交戰團的戰爭且使之鎮息；(二)確立無產階級獨裁

的實現形類——身農政權，(三)建設社會主義的秩序的經濟基礎。三者，真是我們所可自誇的；同時現在變而取改良方法也非毫無可惜的，革命家決不可再忘記革命的界限與條件，決不可用自己的意識，亡滅自己；我們原做一個革命派，社會主義信仰家，或共產主義家，都不學；我們應在一切障礙，一環又一環地，去做預備工夫而後可能達到全球；各環的形勢關係，歷史過程決不單視；我們眼前的一環，就是非規則的國家管理之下，恢復內國商業一舉。我們如能眼前十分獨立運轉，不久我們必可達到全線；不如是社會主義的基礎，社會經濟的關係的基礎必無從樹立。人們以爲這又是奇怪麼——共產主義和甚麼商業？這道錯了，國民經濟上講，商業和小農一樣，共產主義之於商業應如於小農一樣。

「我們在全世界上佔了勝利時，世界大都市的這兒那兒，我們曾用黃金作便所，使人們——常爲那東西拚命戰爭的人們，知道那東西的真正用法。但進個要做調時，這得幾十年；我們現在當把全國的金子節約起來，高價賣出去，賤價買進外國的商品——要人這群畜生振吼。

「農業如不與機械的大工業，大電網網說存時，聯絡數千萬小農與工業的唯可能的經濟建儲當爲商業。世界各處都發展工電網等共存了，唯我們俄國發達獨後，現在想實現這建儲時，不尋突擊戰所能成功，非持久漸次的包圍戰不可。換句話，置商業於國權下，示之以方針，與之以範圍，這當是共產階級國所能做到的事，且是不能不做到的事。

「要之，無產階級全勝以前，「改良」是革命的一副產物，個個的革命完成上不可少的且很必要的休息所。——總而言之，我們現在退到「國家資本主義」來了，國家管理商業起來了，但退却是有程度的，商業也是不久要告終局的。我們十分意圖着，十分結束着，除去先人的偏見，斷行這退却時，我們勝利的前進必當更快更廣更永續。」

其次就是列寧有名的「現物稅論」(Lehrn, "Die Vorbereitungen und die Bedeutung der neuen politik Sowjet-Russlands (Ueber die Naturalsteuer)". 這現物稅(或譯爲農物稅)是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一號公佈的，重要的條條如左(求復次序)：

(一)廢止糧食稅，用租稅代。

庚子年 (十一月一日出版)

秋意(隨筆)

徐一湖的題

水天

雲風

香風田

九民上

五平五

五五二

景山書社開幕廣告

本社開設北京中門內景山東街十七號，

經理人原平書社，特約代售處出版

十一月十日出版目錄如下：

時評

一、廣州爲何沒有赤化呢？

二、補遺

三、

本報定價：每月一元二角，半年七元二角，全年十二元二角。外埠訂閱，每月一元五角，半年八元五角，全年十五元。零售每份五分。廣告費另議。地址：北平西便門外大街。電話：二六六。發行所：新運社。

請大家幫助。有說明書，請寄郵票三分索取，信寄北大歌詠研究會，語絲社，國語週刊社均可。

一九二〇年出版所起到的非常的作用。我們大工業的恢復於不可能，通過後的方法，於是至於不能不用。——為提高農民的地位起見。其法，則為現物稅，及促進農業工業間的交易，與小工業的發展等等。——這些方法即是自由商業及資本主義的意味。在打破小生產者的剝削及買辦主義，這件東事都是可助我們戰勝的。但同時我的公認，必會限定它們，決不會使其極端發達。所以我們無非階級，當不成極端危險；因為政權，交還國庫，及大工業，都握在我們手中。」

- (二) 各農家的收穫量人口數及飼養牲畜對其產物作一定比率徵稅。
- (三) 現物稅之多少決定於春耕前，納稅當於一定期內。
- (四) 納稅後，餘額歸所有者自由處分，但亦提交國家時，國家亦報關需要品及農具與該提交者。

「現物稅是由一特殊的戰時共產主義——因極端的缺乏及戰爭與破壞的結果所發達的戰時共產主義——一變而為秩序的社會主義的產物交換的一過渡形態。我們行戰時共產主義時，把農民一切剩餘及一部分的生活必需品徵收了。這個在紊亂了的小農民還想征服地主與資本，本是不曾已的。為此，則應速百端勸導，想破壞我們，但在解放的戰爭上，我們的農民與勞動者都及其英雄的勇氣卒不失敗。戰時共產主義正是我們的大功名，除此會民主黨與柯爾基那那些拍資本階級的馬屁的人外，誰也不會說我們是失敗。戰時共產主義是以戰爭及破壞為前提的，——工農階級的手段，決不是和無產階級經濟任務相應的政策。在小農階級，想實行無產階級獨

俄時，最正當的政策，當是以農戶必需的工業製品與農民的穀物相交換一事。這才是和我們相應的政策，又唯如此而社會主義的基礎可以確立而導至於最後完全的勝利。——現物稅即在未達這狀態之前的一個過渡。」

——列寧在莫斯科大會上，列寧又補論之曰：「我們黨員裏面，還有發西德一資本主義惡也社會主義教士」那類謬論的人。這正是忘視社會經濟事情的全體而執其一二以為說的，非常錯誤。所謂一資本主義惡也」是對於社會主義的標準而說的。在中古的時候，及對於小生產的時候，對於小生產的剝削而作起官做主義的時候，它不僅不是惡而且且是救。在我們，不能從小生產步到社會主義的實現以上，把它當作小生產及交換，的基本產物，在某一程度內，是必要的。把它當作小生產與社會主義中間連鎖，把它當作生產力增進的手段與方法，誘入於國家資本主義的陣營內而利用之，是必要的。雖然以為這是過渡？決不然，私經濟的資本主義，是可以促進社會主義的。」

——列寧在「現物稅論」的結尾，還有幾句很可注意的：

「一九二〇年因作所起到的非常的作用。我們大工業的恢復於不可能，通過後的方法，於是至於不能不用。——為提高農民的地位起見。其法，則為現物稅，及促進農業工業間的交易，與小工業的發展等等。——這些方法即是自由商業及資本主義的意味。在打破小生產者的剝削及買辦主義，這件東事都是可助我們戰勝的。但同時我的公認，必會限定它們，決不會使其極端發達。所以我們無非階級，當不成極端危險；因為政權，交還國庫，及大工業，都握在我們手中。」

由上幾段文章，則列寧他們變節的人，當有以自反了。他們幾曾犧牲過主義？改良，和人格主義的變節者安可同日而語！又認蘇俄有變成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可能的人，也應可以自反了。這種國家資本主義——以共產主義為目的的國家資本主義，會有向外政治經濟的侵略的結果發生出來麼？縱誠如抱持氏所說，蘇俄現在只有共產黨，但他們這樣的意旨幹下去，抱持氏當斷他們將來也無共產主義麼？中國有句古語：「觀人於其微，論人於其大」，我深望純粹批評俄國的人，應該明白他們的大處——精神；看淵泉氏紹介的那篇而

施民治氏的論文，似可以明白，他們何等緊張，何等真。至於中國現在當友俄與否尤應從俄國的精神及我們自國國際的利害着眼，不可多說空話，拘於小節。至於我對俄國的批評與態度，則詳「中國的建國策與對俄俄」一文裏，登在農曆十一月四，七，九，十四等日內，讀者幸盡閱一下。對於我那篇小文，徐志摩氏曾作了一篇很有派頭的「前言」，我閱後也付「微微一笑」：下次論勉己氏時，就便答答罷。

一九二五，二，一六，于北京。

求真理 (續)

F. J. Condit 著 李繼宜譯

這位在尖塔窗戶的觀察者死去二十年的光景，意大利有個小孩出世了。他有一天要負盛名的。他到孩童時期和成人時期，就有種種強大的慾望，要去知道些有用的奇特的事。許多人談及他或瞧着他，就要皺眉歎氣，因為他們不注意少年人很容易發明的事情的實故。他若認爲一件事是真實的，必定公開的告訴大家。如是他那率真，就觸犯了一般牧師；因為他們希望人民就在教堂裏受教。有一次加利利洛少年確實在一間教堂裏受了教——受教於拍塞聖拜堂的燈。一個晚上，有個牧場的把用鐵錘

在屋頂的燈點上了。他獨自經過，察覺這些燈都在那裡擺來擺去。加利利洛就敏銳的，穩定的看着。他決定這些燈寬大的擺動比較狹小的擺動需時不多。他接着照，並數着擺動的次數。對呀，那個大青銅燈從右至左是四跳，現在牠擺得狹，仍就是四跳？加利利洛走回家去，在一根線的一端懸了個東西，使牠擺動長短不等的弧線，牠們所需擺動的次數相等。加利利洛大喜過望，好像忽然發現一個珍貴的珠寶箱似的。他發明了一個真理，這個真理後來就利用來製造鐘擺。

以後這位博學的意大利人將玻璃安在一個管子內來仰觀太陽，月球和繁星。他製成第一個望遠鏡。他同德非里芬斯統一樣的增加興趣，當着他看出一個新河，新湖，新山脈來的時候。所以加利利洛每每用他那小小望遠鏡觀看這新河新湖時，就感着快樂。晚間橫在天空的銀河，展開牠那白霧的集聚物，加利利洛那小小望遠鏡告訴他，這銀河是明亮的繁星。木星繞着太陽旋轉，他的望遠鏡發現四個小月亮圍繞木星旋轉。(如是一個第五等的月亮已經觀察着了。)土星，肉眼看起來，如同一個單純的銀球，加利利洛的望遠鏡却證明土星是束着一條帶。他同哥伯尼一樣宣佈地球是繞太陽轉動的。這位不是想一般人民定會附和加利利洛的奇事

對於他那種新知識會感着快樂嗎。諸位不是想人民在交易場所會互相告訴「加利利洛已經看出許多奇怪美麗的東西，讓我們來感謝他因爲他告訴我們他看見了什麼」嗎？唉！不然。許多人那目這種關於天空的思想爲邪說異端；因爲這種思想，教堂的牧師在尋經裡尋找不出來的。加利利洛關在獄裡一年。他變成了瞎子。一六四二年，他受辱而死了。他最聰潔之神！你和我是歡喜想念他的，因爲他受思想些真實的原故。

同哥伯尼和加利利洛一樣的，便是吉門斯弗及生少年。他父親是斯卡其的一個工人；吉門斯就是他頂小的孩子。當着一羣年長點的小孩唸書的時候，小吉門斯就留心的聽。偶然聽得些字句，就常去問個年老的女教員，他哥哥們反復唸的那些字的意義。一天，他父親發現吉門斯能唸讀書，不免大吃一驚。他認這個小孩應當多受點教育，于是就告訴他怎樣寫字。吉門斯做牧師的工作了。這羣羊一點也不淘氣，所以他有許多閑工夫。閑着的時候，他做了許多風扇和速轉輪的模型。他主要的消遣，是等紅日在空中消失了，一羣繁星照滿滿的斯其山的時候。吉門斯捲着毯子坐在草叢中，明亮的洋燭，坐在青草地下，好像一個小鬼！他執着一條滿細細的繩子，對着一族的星兒，

關稅特別會議專號 (中)

(十一月八日出版)

自錄：關稅會議開幕後之關稅自主權問題

狂

1 閃光 長虹作的短詩一百四十五首。已出版。實價五分。

2 狂 狂不定期刊第一期 已付印。目錄列下

在死人之側 (散文)

文化之發展與進步 (論文)

燕尚欲 注



時事短評：關稅會議 直奉戰爭

子 鏡

本報自主與開稅會議
 本報每逢星期日出版本京零售每份銀元
 四枚外埠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費行
 所北京法大區軍運報社。

的版

丁大王爺(小說)
 五天(雜記)
 生的運動(小說)
 通信處北京沙灘銀閣十三號王盤
 代售處北京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價目：每份銀元四枚，代銷八折，訂閱：每期
 二分，每月寄足五十期，郵費代價，不折不報
 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

如在大熊星與七個星改變。他移動一個細珠連
 重了一個星兒，然後又移動別的細珠連重着別
 的星兒。

「這兩顆星兒的距離，」他呢呢喃喃的自
 言自語：「在這條繩上是一寸半。」

他如星移在紙上，記上點子表示在那個距
 離的星兒。又執起繩子和細珠，進行去觀察別
 的星兒。這樣一舉，就做成一張天空的圖解來
 了。

一天，有個農夫看了吉門斯的奇怪圖解，
 便哈哈大笑。

可是他明白了這些記號的意義，並且看着
 這牧羊的自光是告訴他的求道理的快樂；他的
 臉反變為嚴肅了。如是他鼓勵吉門斯放起起來
 ，把他那星圖乾淨的摹臨上去。數年後，人人
 都知道弗及生是個精巧的天文學家了。他被選
 為皇家學會的會員。「會員」就是同伴的意思
 。這位少年牧童就變為一般明哲者的同伴了。

(未完)

可憐兒(續)

王衡

他在利那間，又忘却了以前那種可驚可怕
 的家庭慘變。他是青春的兒童，腦海中的印象
 ，異常的深刻。使他常時回憶，觸起了哀感，
 在默默的心理。但他是個強健，這是他先天的
 秉賦，當痛苦一會之後，他心境上如露水的洗

過，又來了愉快的甜甜的綺縵的思想。他恍然
 自己的身體，在一個很閑雅很整潔很精明的西
 廚裡，這兒有他丁姓的表姊伊寧在那鏡框下梳
 頭，他這表姊是比他大兩歲，她雖然長成
 一個小小的兒兒，她那水仙花般的嫩臉，石榴紅
 般的齒牙，秋水般的明眸，令他忘乎形跡，發
 出一種天然的真情；他常時和嬉遊戲。禮和
 他彼此相愛，她叫他為弟弟，他稱她為姊姊，
 當他家遭大變後，他的姑母領他到他姑母家
 避居那一年的秋終冬初的一天。他初次到那兒
 ，很是不安，並且每天的號哭，向他的姑母要
 給媽，他姑母和姑丈很痛心的安慰他道：

「聽阿！你的爺媽都被土匪槍斃了，你就
 記不起了嗎？可憐兒！你的家庭從前是何等幸
 運，誰也料不到你爺爺闖下這滅門之禍，你現在
 嘆是枉然的。你在姑姑這兒，也是在家中一樣
 。我叫伊寧姊同你玩去」。當他初次來到這個
 地方，他的姑母挽着他的表弟益兒和讓兒。
 益兒是在襁褓中，那花簇簇的帽子戴在頭上，
 前額繫着一個英雄結；那兩旁的紅兒邊垂些鈴
 兒和綉絡，有紅色，黃色，紫色，有米粒般的
 大小，他不明白叫什麼。那天表弟讓兒已四
 齡，他頭上有一塊豆腐長的胎髮，因為有乳母
 。依然還沒有斷乳。他的姑母家，是一位殷實
 的人家。他的心裡卻沒有計慮這些。他總覺得

聞人們說過，他們有沒米出售的。當她介紹他
 以這位表姊去玩的時候，她和他不到半天就熟
 了。她有桐子做成的小鬼頭，有白紙裁成的衣
 服，她用細香殘條連綴成條兒，做成一個一
 個的小偶人。她送一個墨塗出眼鼻俱全的傀儡
 給他。又用麻絲弄成髮兒，在他的臉上掛起，
 這已經成了一個很美很可愛很可憐的玩兒。禮
 和他在這屋簷之下，開始弄他們的各種玩兒
 。她用花生殼代他們的酒盞，香燭殘條代他們
 的箸箸，她把那土製用火煮一會兒，當時間
 心地的用雜碎屑假設的火燄。她兩眼凝神的
 望着火燄，他在那旁邊等候，也兩目睜睜地向
 那小鍋爐上出神。他們在這冬日的陽光裏，遠
 來的朔風，他們也不怕牠的威列。他們還有些
 小夥計，有一個說話很伶俐，那是伍兒。他父
 親是伊寧的八叔，有個名叫蔭兒的，却很呆笨
 ，他那單開的嘴唇，圓且的眼珠，粗橫的面孔
 ，表出的土紅色的肉紋，一望知道他家裏是業
 農。他是在家裡牧一隻水牛，常時惹得人家說
 他太板，每當他的牛吃了人們的禾苗被人叱責
 的時候。他們的頭上，都有三個羊角髮辮兒，
 他們那束羊角兒的繩絨，有放出蜻蜓軀幹的絲
 色的，有放出綠豆葉兒的深綠色的，各種不同
 。他們互相嬉戲着，他們有嘹亮的喉音，同唱
 歌兒。有唱時臉紅耳熱的。有擊着竹篋兒一上

一下的。有用繩兒互相牽着作牧羊以爲樂的。他們這時都圍繞伊寧來了，「那是飯？那是杯？這是酒？……」「行了！我們要吃飯了！……」種種的歡呼聲，狂呼聲，和互相擁擠的聲，壓滿在這個地方，那陽光吐出的光熱，也似乎專門爲這些小夥計護衛和驅逐。他們的衣服好的，醜的，粗的，細的，各各不同，却都彼此不分誰穿的美麗與不美麗，用來分別他們的感情。他們是一律平等，一律相愛，一律切實了心弦，同有天真的頑皮流露在表面。他們的心，他們的行爲，是完全一致。他們這夥夥計，忽來了這小朋友，他們是異常歡樂而且快意。他，見着這新來的小朋友，是和舊的一樣，都走來同他比較高度。除了四個比他高的以外，其餘却伊寧姊姊，他要算其餘中的最高了。他對於這一群新的小夥計，在不久的時間裏，很熟識而親愛，如同家裏一些堂兄弟姊妹一樣地冷，他們的飯和菜的遊戲，已經作好，他們都坐成一排。伊寧姊姊用精確的審慎的分配，都有而且很滿意。他們在得當中有一個小朋友，比較伶俐的伍兒，便嬉嬉的笑着：「我們有新用支，真是多麼有趣，各飲一杯吧！」彼此都贊同他們的意思，是慶賀似的。他們當中有些隨同家去，向媽媽要了花生來的，有些又拿了些玩兒來的，有些偷了糖食來

的，他們吃的吃，說的說，在一塊兒笑喧得很利害。他們這樣的做作有半句鐘之久，他們疲乏了，他們各因家中要收牛的收牛去了，要讀書的去讀書去了。沒有走的，祇有伊寧姊姊和他。他愛伊寧那雙眼睛如夜間天空中的流星的動搖，如盈盈的一江秋水的動蕩，如綠布的光爽而且小巧的梭兒的穿來穿去，那黑雲和白雲的在眼睜裡，分割得很明顯，找不出微微的斑痕；那臉兒如熟蛋似而長圓，她的聲音嬌柔而明亮。他聽得說話，便默默地接受和領略她的溫和的表出幼女的天真。她對於他的表弟，是柔媚地同情的携手，她愛他的清秀的眉宇和同自己一樣的好靜，他們和那小弟弟在一塊兒，更是愈益相親而發生了童稚的天之契合。他和姊在這裏如此的熟識，在未會見面之先，他們並沒預料到。他們於今是很快樂了。

那前門的巨石砌成的牆圍裡；有不少的蔬菜，一畦一畦的伏在那兒，那如箭鏢着的青葱，隨着兔兒耳朵的波菜，穿着黃霜衣服的紅朮藤，在地面仰着首，似乎唱出了清脆的斷續的樂曲，表示牠們的玲瓏的生涯。牠們悄悄的私語時，那正在天真舒展的小夥計，他們回首却看見了，他們很高興的跳躍，她更告訴他那是她們家中的菜園。那兒有摧殘未盡的玉蜀黍的梗兒，如帶兒長的青菜已染黃紅的色素，并且

有些破爛不堪，牠頭頂上的纏繞，已被風吹得披散零落，牠懷中所育成玉蜀黍兒，在胎熟成了沒有什麼久，便被人們強奪去了。牠在這陣風的狂奔來到，她正本着衰老的氣力向風抵抗，以延遲最後的生命。他們從屋簷下跑來，他和她的頭髮，都被風飄着。她看他那臉上被風吹過之後，有一種溫氣浸潤在潔白而部分泛紅了。他瞧見他那可愛的周身，穿得緊密的棉襖，那桃色的光彩，浮在耳腮的底下，那是幼女的天然美；她的履，又合適，又好看。他們笑樂地跑來圍繞，是忘，一切。他們是在如何計議開了圍門到圍裡去。圍門的位置，比較那屋基低下，但是到了面前，却又被圍牆阻着，門兒昇鎖上的。他和她沒有向母親拿鑰匙的權力，因爲他的母親是害怕，孩子圍圍內踐踏蔬菜，不是有必要入圍的時候。當時圍門鎖着的。所以他們跑到前面，却又失望了。這時候那大弟跟走了，二弟却獨自跑不了，當他繞開步不上兩三尺遠近，却往前撲倒跌得大哭了。

(未完)

旅蜀日記

八五，一夕話(續)

羅文漢

說得人人發笑。當三個問我道：「你會作新詩不會？」這一問真使我難於置覆，怕的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只好措詞道：「從前作過，現在也還在作，不過現在的比較不像從前太歪

奉詩安歌
元百代人華化考
胡適之俞平伯先生
庚辰

徵集猥褻歌謠啟事
庚辰

孟孟
甲北
庚辰

夢(詩)
七月四日(雜記)
自殺(小說)
夢(書畫)

各埠圖書。如蒙惠顧，無任歡迎。如有
新書委託代售，請將目錄及價值先
行示知。此啓。

訂閱：每月六角
零售：每份二分
發行處：北京大學校書部

昆明是省會，成都也是省會，在昆明有朋
友家，到成都果目無親：鄧公場距蓉一日，何
時到昆明一日的地地方呢？想調運點，大家更
難起來！
受若干折騰，歷若干艱險，明日竟連目的
地：想到這點，大家又欣慰起來！
理想中的錦官城，理想中的成都高師，明
日將宛現目前，使我們滿足，使我們愉快：想
調運點，大家真歡欣起來！
但是成都明日是調了，成都高師明日是見
了，頭一件要事便是試試，試試不超世不是一
場空奔忙，一場空歡喜嗎？想到這點，大家真
又不憚起來！
何必愁！既運得出來，未必不運去！
況且學校當臨臨運運負負苦心，況且不論運
得起不超，我們的生命史上總算添了一頁「
調運行」：想到這點，大家終於釋然起來！
C三三。

現在的企圖什麼地步我自己也不知道；但不
願「因空虛食」力圖將歪扶正。我因為反對作
歪詩的詩人們，但我本願是作歪詩的詩人們「
因空虛食」，希望他們力圖將歪扶正！」

健秋插嘴說：

「你的日記簿前幾天我翻看過，上面有幾
首新詩，我承認都不是「無病呻吟」——這你
日常行動語言，和日記簿上幾篇草稿，我承認
你確實是「弄灰色派」的。「我濃的愛」(見
五七段)及「往事」(見七三)兩段，不知是
誰許這以為是「陰差」，其實我細心看「往事」
，確實是你自撰十八年往事，經濟筆墨，並
非一頁歷史。我承認「我濃的愛」和「往事」
兩段，不僅不是「陰差」而且是你攻擊「
陰差」最顯着有效的。」

「快點把日記簿拿出來給我們大家公開公
開！」健三說。

「不要再進補替我解釋的話，他解釋的意
思是怕我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其實我是否這
三派人物，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日記簿不過是
把旅行中每日經過比較重要點的，或摘成綱目
或打起草稿；只是一些帶粗面的鉛筆痕，詳
文是待將來整理，你旅行中那裡有多大工
夫來作冗繁的日記呢？——現且看了確實無意
思，將來整理出來或許可以公開！」

「十八年往事，我總不相信可以用什麼
經濟筆墨寫出來！——他用什麼經濟筆墨？」

「他把往事說如夢，夢又入夢，入夢有戲
，戲中有夢：寫出來。」健秋答。

「什麼戲？」健三問。

「新戲。」健秋答。

「你會演新戲嗎？」Y聯想起來問。

「也曾演過幾天。」我答。

「你會唱戲嗎？」健三聯想起來問。

「唱什麼戲？」我轉問。

「京戲，——或是漢戲川戲？」健三說。

「京戲略會一二，漢戲唱得不多，川戲完
全門外漢。」

「哦——」

「慎三猛熱聯想起，「你今天
不是去看川戲了麼？你看了以為如何？你可不
可以唱幾板京戲給我們大家聽聽？」

我正要開口，忽然門外兵兵地一陣亂響：

「我以為你們睡了！——天晴得很好！
快睡了！明兒一早起來趕路！」

「哦。」

「八六，大家終於釋然起來！」

鄧公場店中，我與健秋厚甫三人與

成——

三月前，誰夢想到成都！三月後，誰夢
想到成都！如今調運不自知，他日隨卷又
調那？想到這點，大家便憤憤起來！

學風之負責者

張友仁

鄭重聲明：這篇文字，本是寄給「現代
評論」的，而且在「現代」四十九期
上已發表了；不過發表的不是我的全
文，硬被記者先生削去幾段，加上「
記者先生」四字，變成一封通告了。
我這篇文字，是為現在下令出布告

彭也學風的人而寫的；也是當中關於這一段的文字，也被「記者先生」刪去了，所以弄得無頭無尾，突然而來，突然而去，有許多朋友看了莫名其妙，問我「什麼意思」。於是我不得不抄一遍「京報附刊」的記者先生一字不改的在此地發表了。

關於學風這一件事，在教育界中人談論起來，也正叫「今天天氣好呵！」「時事真不堪！」「一樣的普通了，不用不著我再來囉囉！」不過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和「現代」（現在大可以改成京報附刊）發生關係，第一次和「現代」（全上）的讀者見面，不免借此來寒暄幾句了。

我又先得聲明，我以前從的國文老夫子，會教過我：說文章不能開門見山，一張口就叫人家穿耳了。我很相信這是真理，因此，我必得暫且不說出學風之負責者是誰。等海闊天空的時候了，再給諸位這個名兒姓兒。

不知道我們那一代的祖先，發見了羣衆勢力的偉大，居然不求專制，子孫孫傳避下來，一直沒有斷與香火，而且愈衍愈繁了。靠了這個勢力，也不知道成就了多少事，也不知道敗壞了多少事。自然天下事有利有弊，沒有絕對完盡的；只看怎麼用了。

誰也知道這天經地義，銅冶鐵壁，先生

能導進學生，學生要巴結先生，「自從盤古分天地，三皇五帝振乾坤」，就一直如此，誰也不能說個「不一」的。然而現在却不然了。不要說學生不巴結先生，先生却要巴結學生了。為什麼呢？巴結學生，你就有好處。你長久內保住你的飯碗麼？功課不妨隨便便便，混過去就得啦！橫豎分數不是從家裡帶來的，也不要你花本錢，考不出來，也給他一百分。你學問不強，又想學生不反對麼？你可以常常請學生們吃吃飯，聽聽戲，花幾個錢，小意思！你想做校長麼？趕快運動學生來擁戴你。你想排除你不對的同事麼？也得運動學生去回他搗亂；萬一他也會運動學生來回你抵抗，那就看誰的學生多，力量強，誰就佔優勝。等第一。學生要放一天假，你請放二十三點鐘麼？學生要考，你敢不應「是」麼？校內一切，學生自然逐漸要毫不客氣干涉你了。你要不贊成，哼，你是他們擁上上台的，「解鈴還是繫鈴人」，就得請你下台去。

上面說的是校門以內的事，下面再說校門以外的罷。

小而縣裏的教育局長，大而省裏的教育廳長，也可以運動學生幫助幫助的。不特如此，還有什麼長，什麼長，甚至省長，也可以利用

利用學生。更有什麼運動，什麼風潮，也可以仰仗學生去鼓動。學生簡直是萬能了。因為這些受教育的丘九，到底比他哥丘八強幹些，所以無端階級沒有丘八，利用丘九，也可以得地盤，爭飯碗。但是丘八關了臉不認得大帥，丘九也是不能例外的。

有了以上所述的兩層原因，就造成今日鬧學風。

最近幾個月來，我常常聽到某某學校，某某行政官廳，某某教育機關，開了煙火大會，出了布告，整頓學風；不特把我笑得幾乎掉掉了牙齒，笑歪了嘴，笑痛了肚皮。我要正正經經舉動貧貧諸公：只要諸公平時不利用他們去搶飯碗，爭地盤，引誘他們去入地獄，到不勞而取公費心來整頓的。如果諸公今天要利用他們去搶地盤，爭飯碗，明天却下令出布告來整頓學風，恐怕就是一天出十個布告，下十個命令，甚至十二道金牌，也沒有效力的。

我們要曉得青年學生心地是純潔的，當時又是最容易受人利用的。青年時代是再生時代，或善或惡，入正入邪，這是一個最大關鍵，不能隨便利用，斷送人家一生。

話已經說完了，究竟學風之負責者是誰呢？我與諸位讀者都早已明白了，我也落得賣個關子不說了罷！

語絲五十四期增刊目錄

猛進
（十一月十三日出版）

（一）卑臣
（二）軍閥與政
（三）讀史與對聯

讀我吃主後

豐明 通用品

品 考

虛生
沈欣研
讀史